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香山

五長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
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
於情詩苑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斬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
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
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
然誠不足為此也漁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
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
也余愛其詩云義和走馭赴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
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
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
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遷遷後

香山

述世態之不_レ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義和走
馭赴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
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
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閑此達者之詞也
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
也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許彥周

工於對

詩話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拆或倒其句而用之
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卿明之類是也樂夫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
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終青尤為工也 塵史

草詩

樂天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
簡而意盡 後齊謾錄

昭君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却

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主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裡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劫故也然樂天賦此時
年甚少 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景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夫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車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王直方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莞絃高後史補

海圖屏風詩

樂夫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求鰲求鰲求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鰲既頓頷諸鰲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大息隱居詩話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事亦未易

辨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說未知孰是東坡

玲瓏歌

商玲瓏餘抗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百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

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夫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
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若溪漁隱
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驛裏
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
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夫與劉十九同宿
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
士因碁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
玉味方采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見續仙傳勝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夫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
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他

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
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夫所留歲月略相
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王直方詩話

老嫗解詩

白樂夫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
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客揮犀

纖艷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媒
語入人肌骨不可去唐本贊

甘露詩

沈存中謂樂夫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夫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中下}雖
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
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詩史樂夫為
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夫在洛適游香山
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
以樂夫為幸之樂夫豈幸入之禍也哉蓋悲之也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
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
僕曰杜子美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正
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室中語

玉谿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谷把酒危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下
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我首宿空教楚容
詠江離即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古今詩話
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戲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
拜浸踈商隱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觀之慙
恨扁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
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
之辟其子綯以為志家恩放利偷命謝不通綯當國商

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踈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月云聞道即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即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詩也 漁隱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唱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

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唱道語依詩戲之云扶藜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蒲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二人常斫之

樹劍隨合人姓吳名對西河人學道有過蒲令伐樹故
宋子京朝月詩亦曰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筌筌筌又病
輪細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筌筌筌又病
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對未詳其
義竊意筌筌筌引所謂吳質非吳對也恐別是一事魏有
吳季重亦名質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曰與余怨同考試怨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
支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
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既作酒
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

玉齋生

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
遺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
妙令人感慨不已若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
頃都鏡淨倒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談苑

高情遠意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
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
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
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

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牙，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劫，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下此，生休語既親劫，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詩眼

淺近

李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久，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云草渡回磴，絕鳴鸞，雲樹深人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手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感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漁隱

建宮詞凡百有四篇逸詞九篇見于下

王建

據實

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群書闕
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
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得各畫記言善畫亦
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
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
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
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鑲翠娥先
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事

見李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
官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據實非鑿
空語也西清詩話

宮詞

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
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陳輔之詩話
花藥夫人詩尤工

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
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藥夫人宮詞云厨
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宜索膾隔花
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藥之詞工

建為不及也漁隱

宮詞雜它人詩

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
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
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
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
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
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
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四篇
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

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 漁隱

舊跋

王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官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躰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唐王建宮詞舊跋

山居詩

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弟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漁隱

望夫石詩

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况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弟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
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
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
叔達偶忘之耶若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
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復齋謾錄

杜牧之

二十八字史論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
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為二十八字史論許彥周詩話

好異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題南山四皓廟云南軍不祖左邊袖四
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
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漁隱

絕句

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毛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開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余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遺興之作也漁隱

遺懷詩

遺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覓

杜牧之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師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輩報貼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漁隱

小杜華清宮詩兩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許彦周詩話

陵陽論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細磨蒼蘚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人多不曉卒章

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即周郎不能破曹公二喬歸魏銅雀臺也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否公曰正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廷乃嚴助所作哀時食室中語

命意之失

牧之作赤壁詩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數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下問尺恐提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詩許周

吳興張水戲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部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

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自異此際忽有闕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泊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箴于墀立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焉牧即政之夕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紉以詣

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詞也直強而不詳引礼而遺之因為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若溪漁隱曰頰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麗情集

分司洛陽

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爭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

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引三危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古今詩話

杜荀鶴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官書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裡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久肯向死前休高齋詩話

韓致元

不忘君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中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賤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

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胸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持虎鬚蒲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竿其詞凄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潘子真詩話

看天憶帝都

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鑿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復齋漫錄

絕句

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亦有溪興
絕句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
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
也漁隱

香奩集

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
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許彦周詩話

韓致元

晚唐

詩小巧無騷氣味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林
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背香張林池上云夢葉乍翻
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
取清香盡目憐皆浮艷無定尚而昔人愛重稱為佳作史詩
陵陽論晚唐詩格卑淺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
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室中語

誠齋論晚唐詩

唐末詩人李推官 咸用 有披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別來
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
急五更風如燭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
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偏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
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蓋征人妻昔之情
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
於笑談方樸之初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
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可工之作
者是相靈寶哀黎之論也 文集

誠齋論晚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

誠齋序頌庵劉良法詩藁云夫詩何為者也曰尚其詞

晚唐

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
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
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茶乎人孰不飴之
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
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
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
曰千人從行誰為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
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
絕矣惟晚唐諸子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
成人猶在玉關西戰場云可憐死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
不定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作詩宗
旨故錄之餘話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晚唐

詩人玉屑卷之十七

西山昆體

宗李義山

揚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
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
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搨搨至此聞者大
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
馬肝待詔先生齒編其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
也古今詩話

佳句

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兩勢官城闕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歐公矯崑體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頹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石林詩話

西崑

荆公晚年喜稱義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公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千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立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蔡寬夫詩話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

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冷齋夜話

温公稱其佳句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揚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為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鷗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無施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也歸田錄

西崑

六一居士

六一之義

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穎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琴一烏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六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六一居士傳

歐公自負

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棊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
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章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
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某為詩謂人曰廬山高
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
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
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廬山高贈同
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
百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

六一居士

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
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曉靄下壓石土之鴻龍試往
造乎其間兮攀綠石磴窺空筵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
巨石飛流涼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砧仙翁
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思其學幻而言龍但見丹霞
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
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
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靡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棟
枳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暝翠千萬狀坐卧常對
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瑾策名為吏
二十載青衫白首因一邦寵榮聲利不可苟屈兮自

非青雲白右有深趣其氣兀碑何由降末夫壯節似君
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
一云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為
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琶却手胡
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
官半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半生洞房學
得琵琶不下堂一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
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
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公事竟何益
耳自取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

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
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
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求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
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
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
未嘗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
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
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
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
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
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

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家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漁隱

只欲平易

或疑六十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雪浪齋日記

佳句

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漁隱

會趙公詩

文忠與趙康靖公際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醜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蔡寬夫詩話

才高不見牽強之迹

歐公作詩蓋欲自由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
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翫月云天形
積輕清水德本厚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
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輝所照
濯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
豁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
色高逾迥惟知清夜闌時時瞻斗柄漁隱

六一居士

蘇子美

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主
梅堯臣詩雖之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
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
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書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詩話

絕句

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
明晚泊孤舟古祠下蒲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
或真草與大字王直方詩話

聖俞子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
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
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山谷夜行詩略道其一
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
霏辟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工難揀汰
梅公事清淺石齒漱寒漱作詩三十年視猶後我輩文
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奴饒女老自有餘態近詩
尤苦硬咀嚼苦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轉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質今難賣語雖非工
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歐公詩話

梅都官

工於平淡自成一家

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
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
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
山房入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漁隱

句句精鍊

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遺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
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
嘆讀者當以意求之許度周詩話

寄馬遵詩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命官妓剗榘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父絕鎖解舟以水沃榘舟使之不鳴迨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不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叔牙鐵鎖漫橫絕榘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箭欲剗玉榘將何從短筇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車重却顧舊持病駟馬塵沙歷盡空龍鍾隱居詩語

莫打鴨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筮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

會杭州有二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不過士隆又欲筮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怒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鶴禿鶴尚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隱居詩語

石曼卿

晦庵論其詩

石曼卿詩極有好处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舊見曼卿大書此詩氣象方

嚴道勁極可寶愛真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字美字不及
此遠甚曼卿詩極雄豪而禎密方嚴如籌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花之句極佳惜不覓其全集

西湖處士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
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只繫於人君溪漁
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
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
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知二解也
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
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

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
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
於對意如伶倫近自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
披蘿白古齋房閑試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
氣格不無少賤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跡長
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
家遠兩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過蔡寬夫詩話
和靖言余頃得宛陵為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
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
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久策勲日暮
閑窓何所似灞陵惟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漁隱

西湖處士

邵康節

出處大畧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
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
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藥牖讀書無居其下且
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嘗有詩云斟有錢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
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
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
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小車行温公贈

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隨意
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
月志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
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
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博，應
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知之深者，開口論天
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應以
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
其名于朝，大常考行，謚之曰康節。復齋漫錄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文。編
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却不編入晦庵

半山老人

一唱三嘆

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
沆瀣生牙，頰間茗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
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為柳葉，剪
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床風
細細吹，脩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浦葉清淺水，杏花和
暖風，地偏綠底綠，人老為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
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
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

三嘆也 山谷

得子美句法

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唐子西語錄

託意

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廳涼細詳
味乏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廵遠守睢
陽當是時安慶緒遣突厥勁騎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
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
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廳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
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漁隱

少作

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
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
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陰穢非無力潤澤焦枯
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
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
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
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石林詩話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
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頓蹙不樂晚年與

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
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
少作也高齊詩話

晚年詩

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
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
鳴綠鱗之起弄日鵝黃鳥之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
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鑿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
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
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

精功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
卿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精深華妙

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
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綠小立佇幽香推
幻尋新韻扶藜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
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為然漫叟詩話

格高体下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如云似聞
青秧底復作龜兆折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與度陽熇
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雖前人亦未易道然學三

謝失於巧耳後山詩話

用意高妙

蔡天啓言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橫掃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披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石林詩話

力去陳言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後山詩話

善下字

予與鄉人翁行可同并流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墟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披春嬌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霓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魚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宿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同藝苑雌黃

用事精切

苕溪漁隱曰上无戲劉賁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披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枝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叩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

懷中竹牒投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真甫同姓又
真甫時在館閣也 王直方詩話

清景

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
疑端為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牒與客夜坐作詩云殘
生傷性老耽書年以東來復起予各據搗搗同不寐偶
然聞雨落塔除東坡宿餘杭山志詩云暮鼓朝鍾自擊
撞開門敲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听蕭蕭雪打
窓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以齋夜話

霜筠雪竹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

羊山人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
於西庑之小閣荆公語吹忽頓感久之取筆書窓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
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
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日正
當霜雪而屋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窓
并誦此詩公恍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 隱居詩話

自然

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闡于天下荆公嘗題詩云水
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
空歸後人鑿山刊木寔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

曾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
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能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
公之自然也 高齋詩話

紀實

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
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 菴步門在荆公舊
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 菴步庭園眼欲穿

落星寺詩

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
蓋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刘咸臨嘗親見寺僧
言幼時日觀閣中章僚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

云勝槩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
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下篇
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若溪漁隱曰直
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荆公作餘人
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塞雲一殿
起崔嵬万里長江酒一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
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槩惟詩
可收拾不才蓋作等閑來 王直方詩話

西山寺詩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
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

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剗得
月地似不生塵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之於落
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
固煙中沙岸似西與尤為中的遊齋閑覽

梅花詩

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鬢梳黃金危欲隨蒂團
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
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
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
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
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

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
嶺南有顰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正非大手筆不
能到也遊齋閑覽

碁詩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
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志慮反苦思勞神不
如且已與業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
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斫頭悔悞仍
搏頰是反未誌志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苕溪漁隱曰介
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
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志慮

之語信有證矣若曾直於某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
落身如蠅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芥
甫措意異矣遯齋閑覽

虎圖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眾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
就歐公亟取讀之為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若
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鸛
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十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
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
曳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欲動熟視
稍稍摩其鬚須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

槃礴欲畫時睥睨眾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
造化論錙銖悲風颭颭吹黃芦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
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喙如哺鷄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
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鸛行云高堂見老鸛颯爽動秋骨
初驚無拘桀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造化窟寫
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穆枝軒然恐其出側腦
看青霄寧為眾禽沒長翮如刀劍入囊可超越乾坤空
嶢嶢粉墨且蕭瑟緬思云沙際自有煙霞質吾今意何
傷顧步獨紆鬱漫叟詩話

集句

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魏為四躰黃魯直謂正堪一

笑耳司馬溫公與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
之常會僧庐公往迫之德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問
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抗之舉子中老榜第其
子以緹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
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緹壽之醫者老
娶少婦或嘲之曰倚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後山詩話

猿鶴不知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諷嘗舉制科不中與荆
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

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庐
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盖有所諷荆公得之大
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
句盖為介發也石林詩話

詩病

今州縣之間隨其小大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
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蒙恃之
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徒使富民安其富而
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
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
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井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
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
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
方措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井可無摧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
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_二吏緣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
繼之以_半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
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
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

有一不_言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
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蘇子由

秋菊落英

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
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極取因戲曰秋英不
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
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西清詩話
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說與詩人子細
看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取
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
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謬

誤平坡在海南謝入寄酒詩有云謾遠東離喚落英又何也茗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編尋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高齋詩話

余按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為義始也初也如禮記所謂落成之落也蓋菊已花雖枯不落惟初英乃可餐前公賦黃菊飄零補地金固失之不知菊矣宜有以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之西清以為歐公高齋以為蘇公未詳孰是而所記半山指秋菊落英之說二則曰歐九不知楚詞者特知扁原之心楚詞以落英為草者不過執以遂非而已西清不知楚詞者亦不過執以遂非而已西清到離披之句謂其真知菊者故併及之梅聖續評

半山老人

雪堂

如天花變現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替鶴分明室中語

長於譬喻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鶴雁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

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宮詩云高人豈
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亦皆
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寥老境清閑如咳
蔗如下一句即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陵陽室
中語

海棠詩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
笑竹籬間桃李漫山揔麝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
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
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淒月下無

雪堂

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
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
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久寫蓋人間刊
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梅詩

東坡暇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
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
膏冰為骨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
居江海上梢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
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桂扶桑暇抱叢窺
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掃鳥能歌

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葉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芙蓉城詩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炬如微雲澹踈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來靈無復白日來雲輶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絳山朝帝廷夜聞笙簧舞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窻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

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為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宮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竚竚仙風鏘然韻流鈴籟々形開如酒醒芳鄉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臙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大愚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井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警髮裁裁我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媚婦退之華山

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
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
長眉青烟如微雲淡踈星便有神仙風度許彦周詩話

三良詩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顛之事觀之則
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
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
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
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

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必無罪東坡一篇獨
冠絕於古今若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
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
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
生不誅盜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藝苑雌黃

與王慶源詩

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
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兒魏刺史怒時
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羊斟且飲吾豈無山
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王直方詩話

語意高妙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漁隱

詩意佳絕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鸞駱馬放揚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下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前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

塘人嘗有字曰幹兒未暮而天云不似揚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揔解禪經卷藥坊新活計無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苕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詭其佳麗塵俗哉

詠物詩首四句便欲寫盡

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悄悄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塵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

四句便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
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
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對月首句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
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柄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
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 漁隱

一洗萬古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惟東坡
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唐

子西語錄

南遷以後精深華妙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
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
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
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
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
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詩話

文過有理

東坡曰吾有詩云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
卒怪我此何來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々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波瀾浩渺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呂氏童蒙訓

簾紋如水帳如煙

邢惲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得所作王直方詩話

雪堂

失於粗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後山詩話

蘇過詩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顛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何處牛戴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風鬢筆云太倉失陳紅狡死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瘠肉饑餓猫紛鬣雜霜兔捕架刀架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

說此得在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詩人玉屑卷十七



